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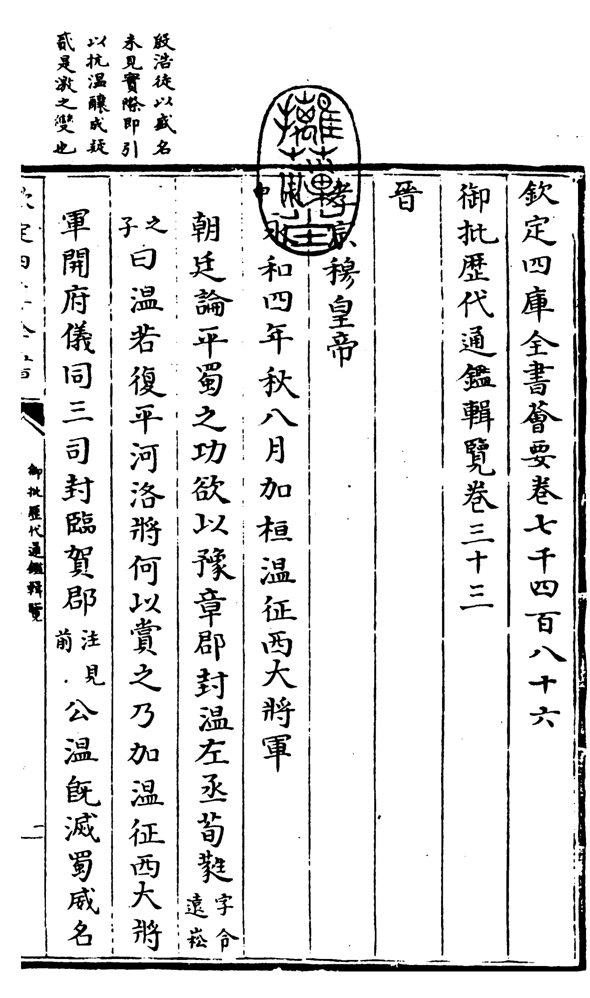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殷浩徒以盛名未見實際即引以抗温釀成疑貳是激之變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八十六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三

晉

孝宗穆皇帝

永和四年秋八月加桓温征西大將軍

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温左丞荀蕤字令遠崧之子曰温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温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注見前公温既滅蜀威名

義之協和之說亦不過調停一時之見非見機明決之論蓋當時人心國政已不可救藥徒以清談欲濟世弊所為抱薪救火而已

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寖相疑貳浩以王羲之字逸少導從子為護軍將軍羲之以內外和協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搆隙浩不從

九月燕王皝卒世子儁字宣英嗣

皝有疾召儁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以經世務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陽士秋陽騖字騖北平人志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遂卒

趙立子世為太子

初趙太子邃驍勇趙王虎愛之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邃小字理否未幾邃謀逆虎誅之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諸責笞捶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能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因稱疾不視事虎使女尚書往覘邃抽劍擊之虎大怒收顏等推問顏具言其狀遂殺顏等并誅邃立子宣為太子既而宣弟韜有寵于虎宣使人殺之事覺虎復殺宣虎聞韜死哀驚氣絶久之方蘇已知為宣所殺乃因宣殺之鄴北窮極慘酷宣少子

方數歲虎素愛欲赦之大臣不聽取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于絶帶虎因此發病至是議立太子劉昭儀方有寵昭儀故趙主劉曜女有殊色虎娶之乃立其子世以昭儀為后虎謂羣臣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為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

己酉五年趙太寧元年石鑒青龍元年燕慕容儁元年春正月趙王虎稱皇帝

夏四月趙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

趙主虎病甚以彭城王遵虎第三子為大將軍鎮關右燕

王斌（勒之子）為丞相張豺為鎮衛大將軍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恐斌不利于太子與張豺矯詔免斌歸第尋殺之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遣之遵涕泣而去虎卒世、卽位尊劉后為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遵至河內聞喪會姚弋仲蒲洪及石閔（虎養子本姓冉字永曾內黄人）等討梁犢還（梁犢故東宮高力督石宣既誅犢及高力萬餘人謫戍梁州虎稱帝大赦高力不在赦例犢遂反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十餘萬遂出潼關趣洛陽所向奔潰虎以弋仲為征西大將軍與洪閔等討斬之　東宮高力石宣簡多力之士以衛東宮號曰高力置督將領之）遇遵于李

城在懷慶府温縣水經注奉溝水逕李城北即此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為嗣末年惛惑為張豺所誤張豺勸今虎立世今若聲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以迎殿下者遵然之遂舉兵趣鄴以石閔為前鋒耆舊羯士皆出迎之豺惶怖亦出迎遵命執之擐甲耀兵入升前殿擗踊盡哀斬豺于市夷其族假劉氏令以遵嗣位封世為譙王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世在位三十三日以石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時沛王冲鎮薊聞遵殺世起兵討遵遣石閔

擊之獲沖賜死

蒲洪遣使來降

石閔言于趙主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鎮關中洪以討梁犢功拜雍州刺史都督雍秦諸州軍事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宜改圖之遵遂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洪先為流民督帥諸氐居枋頭枋頭城名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水經注魏武帝于淇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其水入白溝以通漕運時人號其處曰枋頭遣使來降

秋七月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趙不克而還

褚裒拜疏北伐事雖無成然尚有丈夫氣蔡謨謂當度德量力豈以中原為不應復乎事前無所建白退有後言而史氏方以憂國許之無識甚矣

桓温聞趙亂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逵進據之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裒執奏乃加裒征討大都督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可復獨蔡謨憂之人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于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其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畧踈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恐更貽朝廷之憂矣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來附裒遣

部將以銳卒迎之與趙將李農遇敗沒陳逵毀壽春奔還裒退屯廣陵未幾還鎮京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振皆不能自拔死亡畧盡裒慙憤發病而卒詔以荀羨監徐兗軍事是歲梁州刺史司馬勳帥衆出駱谷破趙戍三輔豪傑多應之勳兵少不敢進遂向南陽拔宛城殺趙太守而還司馬勳濟南王遂之曾孫

九月張重華自稱涼王

先是朝廷授重華涼州刺史西平公至是遂自稱王

冬十一月趙石鑒虎庶子弒其主遵而自立

初趙主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太子既而立太子衍故燕王弑之子閔不平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復總内外兵權中書令孟準勸遵誅之遵召鑒密議鑒出告閔閔遂弑遵及衍推鑒即位鑒以閔為大將軍遵在位一百八十三日

秦雍流民立蒲洪為主

秦雍流民相帥西歸石虎先破劉曽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後破石生徙秦雍民及氐羌十餘萬户于關東今因趙亂故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為主衆

至十餘萬鑒懼其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為雍州牧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與趙連和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邪引朴斬之

庚戌六年趙主石祗永寧元年魏主冉閔永興元年舊大國一趙小國三京燕代新大國一魏凡五僭國

春閏正月趙石閔弑其主鑒而自立改國號魏

先是趙主鑒陰使樂平王苞虎之子等攻石閔不克鑒懼夜殺苞將軍孫伏都劉銖等復攻閔為閔所殺閔乃以兵守鑒于御龍觀下令城中曰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于是趙人百

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塡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遂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其屯戍四方者皆命趙人為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鬚濫死者半至是汝陰王琨亦虎之子起兵討閔諸將張沈張賀度等亦皆擁衆數萬不附于閔閔擊琨敗之遂擊賀度鑒密使宦者名沈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閔馳還廢鑒弑之并殺虎之孫二十八人盡滅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謂衆曰吾屬故晉人也請與諸君分割諸州郡奉迎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曰

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豈能混一四海乎閔曰尚書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國號大魏閔末裁鑒時欲滅去石氏之迹託以讖文有繼趙李改國號曰衛易鑒姓爲李氏及己僣位更號其國曰魏復姓冉氏

以殷浩督揚豫等州軍事

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故以浩爲中軍將軍督揚豫徐兗青州蒲洪爲征北大將軍督河北諸軍事是夏廬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克之明年鮮卑段龕以青州來降詔以爲鎮北將軍龕蘭之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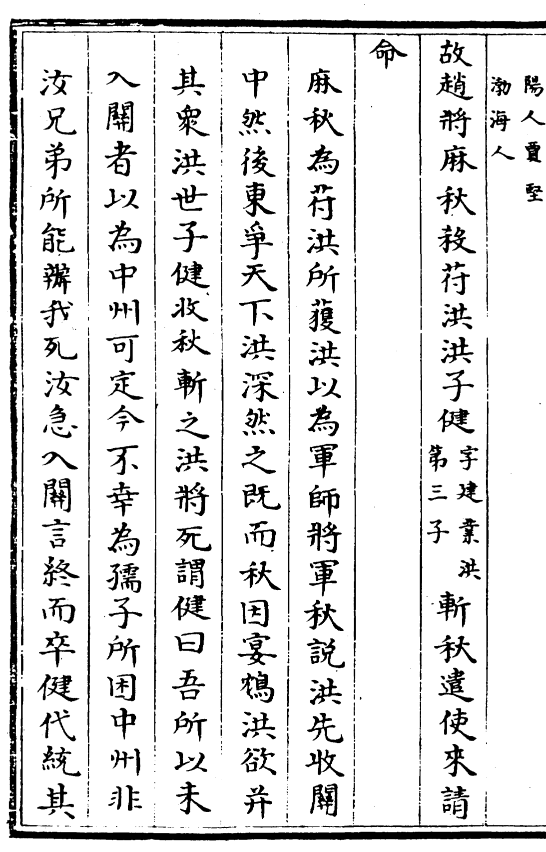
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

時姚弋仲據灄書涉反頭在今直隷冀州棗強縣東九元和志棗強縣外城即姚弋仲故壘蒲洪據枋頭各有西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字景國擊洪洪迎擊破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以讖文有草付應王乃改姓苻氏以雷弱兒南安人梁楞安定人魚遵馮翊人段陵京兆人為將相

二月燕王儁擊趙拔薊城徙都之

先是慕容霸字道業皝第五子後更名垂上書于燕王儁請伐趙

儁猶豫未決將軍封奕慕容與根復言之儁乃以慕容恪慕容評陽騖為三輔將軍恪為輔國評為輔弼騖為輔義謂之三輔慕容霸為前鋒都督選兵二十萬講武戒嚴為進取之計至是儁與霸及慕輿于三道並出趙守將皆走儁遂拔薊入都之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太守李產欲為趙拒燕衆衆莫為用乃降儁擢用之于是悉置幽州郡縣守宰進狥冀州取章武河間至渤海趙故殿中督賈堅擁衆不降慕容評與戰擒之以為樂陵太守范陽章武河間皆晉國趙為郡范陽治涿河間治樂城注俱見前章武治東平舒故城在今順天府大城縣渤海晉郡没于趙治南皮注亦見前李產字子喬范



陽人賈堅
渤海人

故趙將麻秋殺苻洪洪子健字建業洪第三子斬秋遣使來請

命

麻秋為苻洪所獲洪以為軍師將軍秋說洪先收關
中然後東爭天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并
其衆洪世子健收秋斬之洪將死謂健曰吾所以未
入關者以為中州可定今不幸為孺子所困中州非
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

衆乃去王號稱晉官爵告喪請命

趙石祗（虎之子）稱帝于襄國

祗先以新興王鎮襄國冉閔既簒立趙公卿出奔者多歸之于是祗遂稱帝（改元永寧）六夷（胡三省注胡羯氐羌段氏及巴蠻是為六夷）據州郡者皆舉兵以應祗以姚弋仲為右丞相待以殊禮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畧祗以為驃騎將軍又以苻健為鎮南大將軍

夏魏主閔徵故散騎常侍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為太常謐不

食而卒

謚有高名歷劉石之亂徵辟皆不就及是閔徵為太常謚移閔書以為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君王宜歸身晉朝必有由夷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赤松子王子喬之壽因不食而卒

冬十一月苻健入長安遣使來獻捷

先是趙將王朗聞冉閔之亂自長安赴洛其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關西夷夏皆應之至是

謨三年不就
徵名以疾辭

苻健謀據關中乃率兵入潼關健欲取洪恐洪知之乃治宮室于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已自稱晉征西大將軍悉衆而西以魚遵為前鋒治浮橋以濟孟津既濟焚橋自帥大衆與其弟雄俱進苻雄字元才洪季子洪遣將迎戰健敗之遂長驅至長安洪不能守奔司竹園名元和志園在盩厔縣東有監丞掌之健入長安遣使詣建康獻捷并修好于桓溫洪尋為司馬張琚所殺健擊琚斬之

十二月免蔡謨為庶人

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謨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

塞不臣律以
将之誅實無
運荀羨帆用
言沮止豈復
有大義耶尹
華責其傲上
不忠尚不失褒
之正書法乃
免謨為無罪
辭則顛倒是
非甚矣

詔書屢下終不受于是帝臨軒遣黄門侍中徵之使者十餘反稱疾不至時帝方八歲自旦至申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乃詔罷朝會稽王昱等以謨違命無人臣禮請送廷尉謨懼素服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以大辟荀羡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

詔免謨為庶人

辛亥七年秦主苻健皇始元年是歲趙亡舊大國一魏小國三凉燕代新大國一秦凡五僭國春正月苻健自稱秦天王是為前秦

健長史賈元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為秦王耶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元碩等上尊號遂即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儁異凡趙之苛政不便于名者皆罷之

夏四月趙劉顯弑其主祗而自立

先是魏主閔攻襄國趙主祗遣使乞師于燕及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救之弋仲誡襄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當為復讐老不

能自行汝才十倍于閔若不梟擒不必復來見也燕王儁亦遣兵來會閔軍

大敗奔還鄴姚襄歸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已而祗遣其將劉顯

攻鄴閔大破顯軍顯懼密使請降求弒祗以自効顯

還遂弒祗祗在位一年而亡後趙自石勒建國至祗亡凡七主合二十三年未幾顯

自稱帝明年魏克襄國殺顯還其民于鄴趙故汝陰王琨奔建康斬之于是石氏遂絶

秋八月魏徐兗荆豫洛即晋司州五州來降

姚弋仲遣使來降

詔以弋仲為車騎大將軍六夷大都督子襄為平北將軍督幷州

冬十二月桓温移軍武昌尋復還鎮

初桓温請經畧中原事久不報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用屢求北伐不聽至是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

避溫吏部尚書王彪之字叔武彬之子言于會稽王昱曰若浩去職人情離駭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為之首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謂會稽王手書為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忽忽先自猖獗乎撫軍司馬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乃為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沓想足下亦少閒之苟或望風震擾一時崩散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

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寧國而後圖其外巨巨誠懷豈可顧嫌而不盡哉 温即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壬子八年燕主慕容儁元璽元年是歲魏亡大國二燕秦小國二凉代凡四僭國 春正月辛卯朔日食

秦王健稱皇帝

健以單于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

二月殷浩使督統謝尚荀羨進屯壽春張遇據許昌叛降于秦

溫屢請北征浩輒抑而不許蓋乃以恢復爲已任豈自信將畧不優于溫直以忌溫妄冀僥倖成功可以傾其權勢而已忠于謀國者固如是乎

尚書左丞孔嚴字彭祖愉從子謂浩曰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君宜思廉藺屈身之誼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浩不從上疏請北出許洛使尚羨進屯壽春張遇者故魏將以州來降七年八月遇以許昌降尚等不能撫慰遇仍據許昌叛降于秦浩軍不能進命羨鎮下邳

三月姚弋仲卒子襄率衆來歸詔屯譙城此漢譙縣故城也今潁州府亳州是考譙有三一在河南夏邑祖逖所拔一在江南滁州晉僑置曰南譙梁又曰北譙一即此

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臨卒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本欲為之盡力今已滅矣汝亟歸于晉當執臣節無為不義也及卒襄與秦兵戰敗遂帥衆來歸單騎見謝尚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見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

燕王儁遣慕容恪擊魏魏主閔時在常山閔克劉顯因遊食常山諸郡燕兵及之閔戰大敗為燕兵所執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鋭

燕人憚之慕容恪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不足破也乃分其軍為三部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陳而前閔乘千里馬名曰朱龍左操兩刃矛右執鈎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為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朱龍忽斃遂被執送于龍城斬之遣慕容評攻鄴閔將軍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遣使求救于謝尚觀

建國三年而亡

六月謝尚得傳國璽獻之

初謝尚使建武將軍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紿幹得傳國璽宣言

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謝尚迎致建康百僚畢賀是秋慕容評克鄴留鎮之戴施奔倉垣

謝尚攻張遇于許昌秦人救之尚等敗績殷浩退屯壽春秋九月浩復進屯泗口泗水之口今徐州府境黄河所經本泗水故道

謝尚姚襄共攻張遇秦苻雄等救之尚等戰敗奔還淮南殷浩自許昌還屯壽春秦徙張遇及陳頴許洛之民五萬餘户于關中

已而浩復謀再舉中軍將軍王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

將有土崩之勢今莫若還保長江習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浩不從

遂進屯泗口

十月謝尚攻克許昌會朝廷徵尚為給事中尚還戍石頭

罷遣太學生徒

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

冬十一月燕王儁稱皇帝

燕羣僚共上尊號燕王儁許之始置百官即皇帝位

先是慕容評克鄴送冉閔后董氏及太子智于薊儁詐言董氏以傳國璽獻之賜董號奉璽君及是稱帝

因改元元璽時晉使適至燕僞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

癸丑 九年秋七月殷浩遣兵襲姚襄不克冬十月遂率諸軍北伐襄邀敗之浩走譙城

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彊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浩惡其彊盛屢遣刺客刺之客皆以情告襄浩潛遣將軍魏憬襲襄襄斬憬并其衆浩愈惡之遷襄蠡臺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水經注睢陽城内有臺甚秀廣謂之蠡臺亦曰升臺表授梁國内史襄益疑懼初浩遣人誘秦梁安

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偽許之且請兵應接會張遇作亂遇入秦為司空秦主健納其繼母遇恥之陰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來降事覺被誅浩聞之以為安等事成遂自壽春帥衆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以襄為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偽遁而陰伏甲以邀之浩大敗走保譙城浩將北伐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為秦人容有詐偽未應輕進及浩敗昱謂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姚襄收浩資仗濟淮屯盱眙遣使建康陳浩罪狀并自陳謝詔以謝尚督江西淮南軍鎮歷陽

十一月西平公張重華卒諡敬烈子曜靈字元舒嗣十二月涼州廢其主曜靈立張祚字太伯重華庶兄祚有勇力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及重華卒曜靈方十歲以世子嗣位長等乃廢之而立祚祚尋自稱涼王于是改元置百官郊祀天地尚書馬岌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殺之

甲寅十年涼王張祚和平元年春正月殷浩以罪免為庶人徙信安本後漢新安縣晉改名今曰西安為浙江衢州府治以王述為揚州刺史

浩與温疏訖日久罷官失勢竟醜類受其位置卒致空函取怒由其平日外溢虛聲內貪榮利是以一經挫折底裏畢露可鄙可笑足為偽士之戒

浩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于温矣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以之温謂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型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温大怒由是遂絶卒于徙所

二月桓温帥師伐秦夏四月大敗秦兵于藍田注見前進軍灞上三輔皆降

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在襄陽府光化

縣西北水經注均水南注于沔謂之均口至南鄉漢縣唐省故城在今南陽府淅川縣步兵自淅川即故析縣注見前今淅川乃西魏置趣武關令司馬勲出子午道以伐秦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拒温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温轉戰而前進至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三輔郡縣皆來降温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隱居華陰聞温入關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異之問曰吾奉命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

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之心所以不至温嘿然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諮祭酒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

姚襄叛降于燕

五月桓温與秦兵戰不利六月師還

温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即灞上注見前）温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温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温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户而歸（温欲與王猛俱還猛還山諮師師曰君與桓温豈並世哉乃辭不就）

未遇苻堅已辭温不就非時處士盜虛者比也

秦東海王苻雄卒

雄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秦主健重之及是卒子堅字永固襲爵堅性至孝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略陽氏人彊汪梁平老略陽人皆與之善胡三省曰苻堅事始此

乙卯十一年秦主苻生壽光元年涼王張元靚太始元年春二月秦大蝗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

夏六月秦主健卒太子生立字長生健第三子

先是秦太子萇拒桓温中流矢死秦主健乃立子生為太子生幼少一目性麤暴其祖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曰兒長自當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遂立之至是健寢疾引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等受遺詔輔政謂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遂卒生即位生欲改元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僕射段純殺之中書監胡文言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不

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須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詔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乃殺皇后及毛貴梁楞梁安已又殺丞相雷弱兒司空王墮并殺弱兒九子二十七孫生雖諒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鍾鉗鋸鑿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凡殺五百餘人

秋閏九月涼州弑其君祚立張元靚字元安為涼王

涼王祚淫虐上下怨憤河州刺史張瓘將軍宋混舉兵攻祚弑之及趙長等瓘先欲復立曜靈會曜靈已為祚所殺乃推其弟元靚為梁王時方七歲

丙辰十二年春三月以桓温為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

先是姚襄所部多勸北還襄遂進據許昌至是桓温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不許詔温討襄

夏四月秦太后彊氏以憂卒

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刳出其心彊太后弟平諫生怒鑿其頂而殺之太后以憂恨卒已而生下詔曰朕受

神州陸沉王衍諸人實不得辭其責袁宏乃妄為運有廢興宜

天命君臨萬邦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潼關以西至長安自去春以來虎狼為暴不食六畜專務食人羣臣請禳之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秋八月桓温敗姚襄于伊水注見前遂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而還襄北走據襄陵漢縣今屬山西平陽府

桓温自江陵北伐與僚屬登平乘樓大船之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坵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袁宏曰運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于常牛

桓温以大牛饗之

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殺以享軍袁宏字彦伯陳郡陽夏人胡三省曰温以牛況宏徙縻廩祿而無用也　先是姚襄圍周成于洛陽成本魏將降晉復叛據洛陽踰月不克及是温軍至伊水襄撤圍拒之匿其精鋭遣使謂温曰襄今奉身歸命願敕三軍小却當拜伏路左温曰我自開復中原無豫君事欲來便前何煩使人襄拒水而戰大敗奔北山即北邙山温追之不及周成帥衆出降温屯金墉謁諸陵修毀壞各置陵令表謝尚鎮洛陽令潁川太守毛穆之字憲祖寶之子等戍之襄

奔平陽其故將尹赤為秦并州刺史以衆降之襄遂據襄陵

冬十月癸巳朔日食

十一月燕慕容恪攻廣固克之段龕降燕

初龕與燕王儁書抗中表之儀儁段氏出非其稱帝儁怒遣慕容恪擊之龕弟羆驍勇有智謀請先帥精鋭拒之于河龕不從羆固請不已龕怒遂殺之事在十一年已而恪引兵濟河龕拒戰恪大敗其軍進圍廣固為高牆深塹以守之龕樵採路絶城中人相食乃面縛出

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龕尋為儁所殺

遣司空車灌如洛陽修五陵宣景文武惠五帝陵

詔遣灌等持節之洛陽修五陵帝及羣臣皆緦服臨于太極殿三日

丁巳升平元年秦主苻堅永興元年燕光壽元年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徙居崇德宮

二月太白入東井

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當有暴兵起京師秦

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為去聲渴耳何足怪乎

夏四月姚襄據黄落即今黄堡鎮在西安府同官縣南長安志秦苻黄眉討姚襄于此

秦遣兵擊斬之弟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以衆降秦

襄將圖闗中進屯杏城在鄜州中部縣西南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户遂據黄落秦遣廣平王黄眉東海王堅將軍鄧羌禦之羌以騎三千壓襄壘門而陳襄怒出戰羌陽敗走襄追至三原宋白曰苻秦于嶻嶭山置三原護軍嶻嶭山亦曰嵯峨山在今西安府三原縣西北羌迴騎擊之黄眉等以大衆繼至襄

兵大敗擒而斬之弟萇帥其衆降秦以公禮葬襄

六月秦苻堅弑其君生自立為天王

秦主生殘虐滋甚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太師魚遵及其子孫又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或剝人面皮使之歌舞以為樂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太原人權翼畧陽人善讚翼密說堅宜早為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里舍有王猛者謀畧不世

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元德之遇孔明也太史令康權言于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先是特進梁平老勸堅及早舉事堅未敢發及是生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師壯士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殺之堅以位讓法法曰汝適嗣且

賢宜立堅乃去帝號稱大秦天王大赦改元立子宏為太子法為丞相弟融（字博休）為陽平公其子丕（字永叔）為長樂公李威（苟太后姑子）為左僕射（融明辯過人耳聞則誦目過不忘力敵百夫堅愛重之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于融威知王猛賢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于管仲也猛以兄事之法尋為苟太后所忌后乃與李威謀賜法死堅慟哭嘔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敷為清河公）

秋八月立皇后何氏（散騎常侍準之女準字幼道灊人）

冬十一月燕徙都鄴

燕主儁自薊徙都于鄴復作銅雀臺 燕王嘗夢石虎齧其臂乃發虎墓求屍不獲購以百金得于東明觀之下儁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諸漳水 東明觀在故鄴城南

秦以王猛為尚書左丞

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陳卓官以王猛代之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戊午 二年秋八月以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

會稽王昱欲以桓溫弟雲 字子初 為豫州刺史僕射王

彪之曰温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于一門非深根固蔕之道也昱乃更以謝萬代之

王羲之與温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主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撫順荒餘則違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為意然所謂通識當隨事行藏耳願君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

萬不能用

秦大旱

秦王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息兵養民旱不為災

冬苟羨伐燕不克而還以郁壘字仲熙鑒之子督徐兖軍事

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茌漢茌縣晉曰山茌隋省故城在今濟南府長清縣

苟羨引兵擊之擒堅遂拔山茌羨謂堅曰君祖父世為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既無主彊則托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遂憤惋而卒已而燕

容塵遣司馬悅明救泰山羨兵大敗燕復取山茌會

羨疾篤徵還以郁壘督徐兖軍鎮下邳

燕使慕容垂守遼東

燕吳王垂本名霸燕王儁素惡之因為更名初燕王皝奇霸

之才故名曰霸將以為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于世子由是儁惡之以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䵝尋以其應讖文更名曰垂從鎮龍城大得東北之和儁愈惡之遂召還垂娶段氏段末柸女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儁后可足渾代北三字姓氏后銜之中常侍涅浩涅姓浩名希旨告段氏為巫蠱欲以連汚垂收下廷尉考驗終無撓辭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獄中出垂為平州刺史鎮遼東

己巳三年秋泰山太守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郗曇復伐之曇病引還萬衆潰免為庶人

荒誕如謝萬豈堪元戎之任安尚稱明達者乃欲以世俗周旋思濟其失亦可鄙笑

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入自石門山名在兖州府曲阜縣西北屯于河渚汶河之渚荀羡傳羡引汶通渠至于東阿燕上庸王評帥步騎五萬與戰東阿注見前攸大敗十月詔萬軍下蔡注見前曇軍高平晉侯國後為縣北齊廢故城在今兖州府鄒縣以擊燕萬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謂曰汝為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萬帥衆入渦潁以援洛陽郗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為燕兵大盛故曇退即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歸諸將欲

圖之以安故而止詔廢萬為庶人降曇號建武將軍于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皆沒于燕

十二月秦以王猛兼司隸校尉

先是堅以鄧羌為御史中丞又以猛領京兆尹彊太后弟德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屍于市堅馳使赦之不及猛與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嘆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既而以猛為吏部尚書

有毀輒罪之雖因深知其賢然茁衆口而任一人適足自蔽聰明非正道也

尋遷太子詹事左僕射至是以猛為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餘官如故猛歲中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于是羣臣不敢復言

庚申 四年 燕容容暐建熙元年 春正月燕主儁卒太子暐字景茂立

初燕王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臣何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耶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為周公吾

復何憂李績字伯陽產之子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吴王垂還鄴至是疾篤召恪及司空陽騖司徒評將軍慕輿根受遺詔輔政及卒太子暐即位慕輿根自恃勲舊心不服恪欲為亂已又思戀舊土謀欲還東恪乃密奏根罪狀誅之時新遭大喪誅夷狼籍内外恟懼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方懼當安重以鎮之柰何復自驚擾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重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敘時人以為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耶朝廷初聞儁卒皆以為中原

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

秋八月朔日食既

桓溫以謝安為征西司馬

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弟萬廢黜始有仕進之志時年已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深禮重之

辛酉五年夏五月帝崩琅邪王丕成帝長子即位是為哀帝

帝崩無嗣皇太后令曰琅邪王丕中興正統義望情地莫與為比其以王奉大統于是百官備法駕迎入即位

秋七月葬永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九月立皇后王氏濛之女

尊何皇后為穆皇后

涼張邕殺宋澄冬十月張天錫字純嘏駿少子誅之詔以張元

靚為涼州刺史西平公

先是涼宋混誅張瓘混素忠鯁瓘欲殺之因廢張元靚而自立混以太后令誅之

請張元靚去王號復稱涼州牧既而混卒元靚以混

弟澄為領軍將軍輔政右司馬張邕惡之至是邕攻

殺澄自為中護軍驕縱專權多所刑殺元靚叔父天

錫殺之盡滅其族元靚以天錫為大將軍輔政始奉

升平年號故有是命

秦滅張平

平故趙并州刺史趙七降秦又降燕復請降于建康欲中立以自固既而秦王堅擊之擒其養子張蚝本姓弓上黨人多力趫捷能曳牛却走超越高城堅募人生致之鄧羌擒之以獻蚝七吏切平衆大潰乃降秦王以蚝為虎賁中郎將常置左右稱羌蚝皆萬人敵未幾燕擊平平復降燕尋又叛燕至是秦攻之謝罪于燕以求救燕人恐其反覆弗救也遂為秦所滅

秦舉四科

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

所舉得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官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哀皇帝

壬戌 隆和元年春正月減田租畝收二升

二月以庚希（字始彥冰之子）為徐兗刺史袁真監豫司等州軍事希鎮下邳真鎮汝南

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

先是護遣使來降拜冀州刺史燕討之復奔還燕（事在升平五年）至是護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桓溫遣庾希竟陵太守鄧遐（字應遠嶽之子）帥師助守因上疏請遷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著作郎孫綽（字興公楚之孫）上疏爭之（疏曰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壠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溫今此舉誠為遠圖而百姓震駭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趣死之憂促哉臣愚以為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清壹河南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溫見

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綽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而知人家國事耶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温王述曰温欲以虛聲威朝廷耳但從之自無所至詔從其計温果不行温又議移洛陽鐘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虡温乃止七月護退希等亦還明年燕畧地河南陷許昌汝南陳郡及河南諸城遂逼洛陽

秦王堅臨太學

秦王堅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自是

每月一至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癸亥 興寧元年夏五月加桓温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

温以王坦之（字文度述之子）為長史又以郗超為參軍王珣（字元琳導之孫）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温氣槩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與謝元皆為

溫掾溫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謝元字幼度安兄奕之子

秋八月有星孛于角亢

涼張天錫弒其君元靚而自立

天錫弒元靚自稱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奉章詣建康請命

甲子二年 涼西平公張天錫元年 春三月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

令西北士民僑寓東南者所在以土著為斷嚴其法禁稱為庚戌制 以是月庚戌日行之故稱

子猗父璩父謂定不及是何世道人心吁可恠哉

帝寢疾皇太后臨朝攝政

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不聽

尋以藥發不能親萬機太后攝政

夏五月以王述為尚書令

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于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加桓溫揚州牧

時召溫入參朝政辭不至秋七月詔復徵溫溫至赭圻（赭圻嶺名在太平府繁昌縣西）詔止之溫遂城赭圻（城在嶺下臨江）居之遙領揚州牧

乙丑 三年（秦建元元年）春正月皇后王氏崩（謚曰靖）

桓溫移鎮姑孰以弟豁（朗之子）監荊揚等州軍事

三月帝崩琅邪王奕（帝之弟）即位（是為廢帝）

帝崩無嗣皇太后詔以奕承大統

燕陷洛陽將軍沈勁字世堅充之子死之

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于逆亂志欲立功以雪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及燕人逼洛陽陳祐守之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以為長史令自募兵得千人以行至洛陽屢破燕軍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為名留勁以五百人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至是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克洛陽執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

度終不為用遂殺之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司馬氏光曰沈勁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可謂能為子矣

葬安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夏六月益州刺史周撫卒

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詔以其子楚字元孫代之

梁州刺史司馬勳久有據蜀之志憚撫不敢發及撫卒遂舉兵反自稱成都王引兵入劍閣圍成都桓溫遣江夏相朱序會楚討斬之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

秋七月立皇后庾氏冰之女

帝奕

丙寅太和元年夏五月皇后庾氏崩

秋七月葬孝皇后

冬十月以會稽王昱爲丞相錄尚書事加殊禮

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

丁卯二年春二月燕太宰慕容恪卒

恪疾病燕主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

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

覬覦之計言終而卒

秋九月以郗愔都督徐兖等州軍事

冬代王什翼犍擊匈奴劉衛辰鐵弗劉虎之曾孫走之

先是衛辰降秦入居塞内已叛秦降代未幾又叛代

至是什翼犍擊之河冰未合命以葦絙約流澌俄而

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葦于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

兵乗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遂西走什翼犍收其部

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秦送還朔方遣兵戍之

戊辰三年春三月丁巳朔日食

冬十二月加桓温殊禮

位在諸侯王上

己巳四年夏四月桓温帥師伐燕秦人救之秋九月温及

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還袁真以壽春叛降于燕

温帥步騎五萬發姑孰自兖州伐燕六月至金鄉後漢

縣令屬兖州府天旱水絶使將軍毛虎生穆之小字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字

又同桓温母名更稱小字鑿鉅野注見前三百里引汶注見前會于清

即令大清河古濟水也自泰安府東平州南東北流至武定府利津縣入于海通典東平濟南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即此　温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

郗超謂温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絶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决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貲儲充備來夏乃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滯澁北方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于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温不從燕主暐使下邳王厲逆戰敗還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七月温至枋頭

暐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

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使垂率衆五萬以拒温又遣樂嵩請救于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秦羣臣議曰昔桓温伐我燕不我救今温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温敵也若温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兖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并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秦王堅遣苟池鄧羌率步騎二萬以救燕初温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不克九月燕范陽王德字元明皝少子帥騎屯石門李邽帥兵斷温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使二

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自東燕晉郡即春秋南燕注見前出倉垣鑿井而飲胡三省注恐追兵毒汴濟上流也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鋭為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

于襄邑注見前德先帥勁騎伏于東澗中與垂夾擊温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温于譙又破之温收散卒屯于山陽深恥喪敗乃歸罪袁真奏免為庶人真不服表温罪狀朝廷不報遂據壽春叛降燕

冬十一月燕慕容垂出奔秦秦以為冠軍將軍

燕吴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將士功賞皆抑而不行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與評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知之以告且曰先發制人

苻堅是時方有志并吞以垂材智過人窮蹙來歸待以不次亦

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為矣垂曰骨肉相殘吾不忍為也寧避之于外耳十一月請畋于大陸注見前因微服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燕主暐遣輕騎追之垂散騎滅跡得免世子令請給數騎襲鄴垂曰不可乃與段夫人前妃段氏之女弟令楷并諸子俱奔秦初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

不失駕馭羣雄之畧厥後垂與堅敗特所以善其後者無策耳曹操不殺先主後世未聞議其失計至堅不殺垂乃以小不忍識之則所云以成敗論人者

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 王猛曰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

時燕遣梁琛使秦及歸言于評曰秦人日閱軍旅聚糧陝東和必不久今吳王又往宜為之備評曰秦王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既又以告燕主暐皆不然之惟皇甫真深以為憂上疏請選將益兵以防

未然不聽

秦遣王猛等伐燕十二月取洛陽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謂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灾救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猛及將軍梁成鄧羌帥步騎三萬伐之攻洛陽

洛陽降

桓温徙鎮廣陵

温發徐兖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

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闔君門户事其子遜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居家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斑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别本傳之外國

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于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庚午五年是歲燕亡大國一秦小國二涼代凡三僭國　春正月慕容令自秦奔燕

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既

猛設計紿令陷垂非正道也堅何之如舊不失大度然豈不知猛之設計邪抑知而故委曲了事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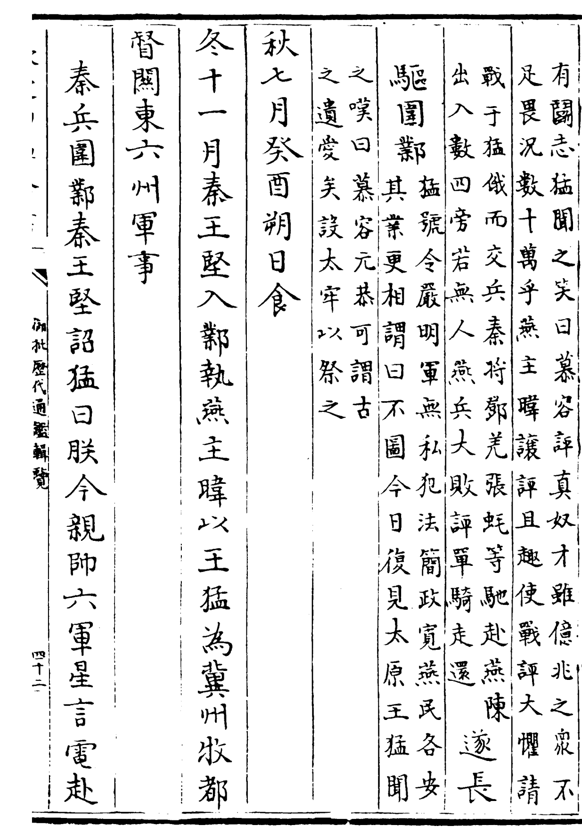
至洛陽猛賂垂所親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聞東朝比來悔悟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奔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待之如舊堅謂垂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行其志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為反間徙之沙城令自度終不能免帥沙城戍卒數千人襲龍城不克為其下所殺　按沙城在龍城東北

夏六月秦王猛督諸軍復伐燕

猛督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燕主暐命

太傅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拒之評畏猛不敢進猛

克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司徒長史申胤嘆曰鄴必亡矣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入晉陽楊安攻晉陽久未下猛引兵助攻為地道使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　及慕容評戰于潞川水經注濁漳水過潞縣北闞駰曰潞為冀州浸即濁漳也　潞縣故城在今潞安府潞城縣濁漳注見前　評屯潞川猛進兵與相持評為人貪鄙障固山泉鬻樵及水積錢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


有闘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眞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燕主暐讓評且趣使戰評大懼請戰于猛俄而交兵秦將鄧羌張蚝等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燕兵大敗評單騎走還

遂長驅圍鄴 猛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寛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嘆曰慕容元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

秋七月癸酉朔日食

冬十一月秦王堅入鄴執燕主暐以王猛為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

秦兵圍鄴秦王堅詔猛曰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

將軍其休養士卒以俟朕至然後取之于是堅留李威輔太子自率精鋭十萬赴鄴燕主暐與慕容評等奔龍城堅使將軍郭慶追之及于高陽執暐以詣堅堅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評奔高句麗高句麗執送于秦　前燕自慕容廆據大棘至儁僭號及暐七凡四主合八十六年）堅以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州牧鎮鄴守令有闕令以便宜補授將士封賞各有差州縣守長皆因其舊以燕申紹韋儒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觀省風俗勸課農桑

賑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皆變除之遷暐及鮮卑四萬户于長安封暐為新興侯以評為給事中皇甫真為奉車都尉燕故太史黄泓嘆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

辛未六年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桓温拔壽春獲袁瑾誅之

先是袁真死子瑾代領其衆燕秦皆以兵助瑾桓温擊破之遂圍壽春至是燕已亡瑾求救于秦秦遣將軍王鑒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温遣桓伊字叔夏宣族子等大破鑒蚝于石橋在淝水北遂拔壽春擒瑾送建康斬之

代世子寔卒後魏追謚獻明帝

初代將長孫拓跋鬱律長子沙莫雄之後為長孫氏斤謀弑代王什翼犍寔格之傷脇至是卒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賀蘭部酋長魏書官氏志北方賀蘭後改為賀氏之女有遺腹子什翼犍名之曰涉圭即魏太祖道武皇帝後名珪

秦伐仇池克之執楊纂以歸

初朝廷以楊世楊初曾孫為秦州刺史世亦稱臣于秦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絕至是秦將楊安等伐纂克之遂

執以歸秦王堅命安留鎮仇池

冬十一月桓温入朝廢帝為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入即

位是為簡文帝

温恃其才畧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嘆曰男子不能

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温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

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郗

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温宿

中夜謂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鎮壓

君拜臣揖從成何語倪此則新亭談笑如出二人記載牴牾殊不可解

四海温遂與定議以帝素無過而床笫易誣乃揚言帝早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内寢三美人生三男將移皇基人莫能審其虚實乃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而立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集百官于朝堂宣皇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迎昱即帝位帝既即位温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温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温見便泣下數十行温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温遥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後温遂還鎮姑孰秦王堅聞温廢立謂羣臣曰温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立威六十之

叟舉動如此將何以容于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于父溫之謂矣

十二月降封東海王為海西縣公

桓溫奏廢放之人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太后詔封海西縣公尋遷于吳縣溫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畧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

太宗簡文皇帝

壬申咸安二年春三月秦命關東禮送經藝之士

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所在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

秋七月帝崩太子昌明即位是為孝武帝

帝不豫急名桓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詔以皇子昌明為皇太子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遺詔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于帝前

簡文居攝之詔朗臣幾欲依違

賴坦之庇之而不行當時謝安竟未有所匡正想亦在請須大司馬處分之列耳蒼生如安石何聞望之不足憑如此

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曰當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太子即位太后欲令溫居攝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幾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事遂不行溫望簡文臨終傳位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與弟冲書曰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疑王坦之謝安所爲心銜之

八月秦加王猛都督中外諸軍事

先是秦王堅以猛為丞相苻融為冀州牧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三四上堅不許猛為相堅端拱于上百官總已于下軍國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强戰無不克秦國大治

陽平公融在冀州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使燕尚書郎高泰至長安見猛曰昔曾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

吏何以逃罪乎猛曰
是吾過也事遂釋

冬十月葬高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三吳大饑

烈宗孝武皇帝

癸酉寧康元年春二月桓温來朝

温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時

都下恟恟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

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温既至百官拜於道側

温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温令郗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强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温有疾還姑孰

秋七月桓温死以桓冲都督揚豫江州軍事

温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

就溫弟江州刺史沖問溫以安坦之所宜任溫曰渠等不為汝所處分也溫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衆溫卒沖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誅除時望沖不從始溫在鎮死罪皆專決沖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須報後行熙及弟濟謀殺沖沖徙之長沙稱溫遺令以少子元為嗣襲封南郡公時方五歲

桓元字敬道一名靈寶

皇太后臨朝攝政以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

謝安以天子幼沖欲請崇德太后臨朝褚太后居崇德宮簡文即

位尊后為崇德太后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任桓冲故請太后臨朝已得專決遂不從其言彪之與共掌朝政安每嘆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冬秦寇梁益陷之

秦取二州邛筰夜郎皆附之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趣江陵為秦將所獲虓遂降秦秦王堅欲以虓為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老母見獲失節于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氐賊秦人以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

周威烈王二十四年（？）

[Main columns, right to left:]

周虒字孟
威楚之孫

彗星見

彗星出於尾箕晉書天文志尾九星亦為九子箕四星亦曰天津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見及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尾箕燕分天文志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燕之分野東井秦分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秦之分野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胡三省曰按天文志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皆拓跋氏地也所以知代當滅燕者天道好還秦已滅

矣代乘天運反而滅燕自然之數也慕容氏布列朝廷臣竊憂之宜剪其魁傑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上疏言之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灾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

甲戌二年春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兖等州軍事召謝安總中書

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

俗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在江寧府治北金陵記即今朝天宫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虚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乙亥三年夏五月徐兖都督藍田侯王坦之卒諡曰獻

坦之臨終與謝安桓冲書惟以國家為憂言不及私

以桓冲為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史

冲以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莫不苦諫冲處之澹然

秋七月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諡曰武

猛寢疾秦王堅親為祈郊廟社稷分遣近臣徧禱河嶽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夫善作者不

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
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
堅覽之悲慟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
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相和臣沒之後願
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大患宜漸除
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
天乃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畧之速也奚
之如漢霍光故事

八月立皇后王氏濛女孫

九月以徐邈東莞姑幕人家京口為中書舍人晉官掌呈奏案

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邈補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為詩章文辭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經帝重覽然後出之

冬十月癸酉朔日食

秦置聽訟觀遣太子入學禁老莊圖讖之學

以誕之弊原于不莊悖亂之萌起于圖讖秦昏啇肓錮疾苻堅一言足以洞其檝結

秦王堅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謂王猛）雅旨其尊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讖學遂絕

丙子 太元元年（是歲涼代皆亡僭國一秦）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以謝安為中書監錄尚書事

秋七月秦遣兵擊涼州八月敗其兵涼將掌據死之張

天錫降

秦王堅以天錫雖稱藩受位而臣道未純遣將軍苟萇梁熙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之若有違命即進師撲討負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謀之皆曰河西天險若悉境内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乃縛負殊射殺之使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

八月秦師濟河天錫遣掌據軍于洪池嶺名在今涼州府武威縣

東南自帥餘衆屯金昌城在今涼州府永昌縣苟萇使姚萇為前驅馬建迎降掌據戰死據兵敗就帳免冑西向稽首伏劍而死天錫出城自戰城内又反乃奔還姑臧秦兵至天錫面縛出降涼州郡縣悉下封天錫歸義侯前涼自張軌據涼州至天錫亡凡九

主合六十九年

詔除度田收租之制

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至是除之王公以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

冬十一月己巳朔日食

秦遣兵擊代敗之十二月代寔君弑其君什翼犍秦討殺之遂分代為二部

劉衛辰為代所逼求救于秦秦王堅遣行唐公洛鄧羌朱肜等將兵擊代以衛辰為鄉導代王什翼犍使南部大人劉庫仁（一名洛垂衛辰之族什翼犍之甥）將兵拒戰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奔陰山之北聞秦兵稍退復還雲中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

諸子皆長繼嗣未定至是庶長子寔君遂殺諸弟并弑什翼犍秦兵趨雲中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納野干之子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字子章代人問代亂故鳳具以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于長安鳳固請曰代王遺孫沖幼莫相統攝庫仁勇而有智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而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有存仁繼絕之德于代使其子孫永為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為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使統其

衆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

丁丑二年春三月以朱序為梁州刺史鎮襄陽

冬十月以桓冲都督江荆等州軍事謝元監江北軍事桓冲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城名在荆州府松滋縣水經注江水東逕上明城北即此使劉波守道則隗之子守江陵楊亮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守江夏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

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元應詔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優游散地常憤悒形于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及聞安舉元嘆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元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　元鎮廣陵募驍勇之士得劉牢之彭城人字道堅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卒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散騎常侍王彪之卒諡曰簡

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城之在臺

東為宫殊為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御史臺 郎
猶言都堂 不蔽風雨是以更營新宫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工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宫室㢢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室屋為能邪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彪之既卒明年春遂作新宫至秋乃成

戊寅 三年春二月秦寇梁州夏四月陷南陽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等攻襄陽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為虞既而秦軍浮馬以渡序惶駭固守中城丕督諸將攻之先是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斜城于其內及秦兵攻城西北隅果潰衆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

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于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于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

元和志夫人城在襄陽縣西北

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

奝與丕會

己卯四年春二月秦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

苻丕久圍襄陽秦御史中丞李柔劾丕師老無功請

徵下廷尉秦王遣使持節切讓丕等丕等惶恐命諸

軍并力進攻朱序屢破秦兵守備稍懈督護李伯護

為秦内應丕遂克襄陽執序送長安堅以序能守節

拜度支尚書以伯護為不忠斬之秦將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丁穆堅

欲官之穆固辭不受

丁穆字彦遠譙國人

夏四月秦陷魏興太守吉挹字祖沖馮翊蓮勺人死之秦韋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于前丁彥遠潔己于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挹參軍史穎逃歸得挹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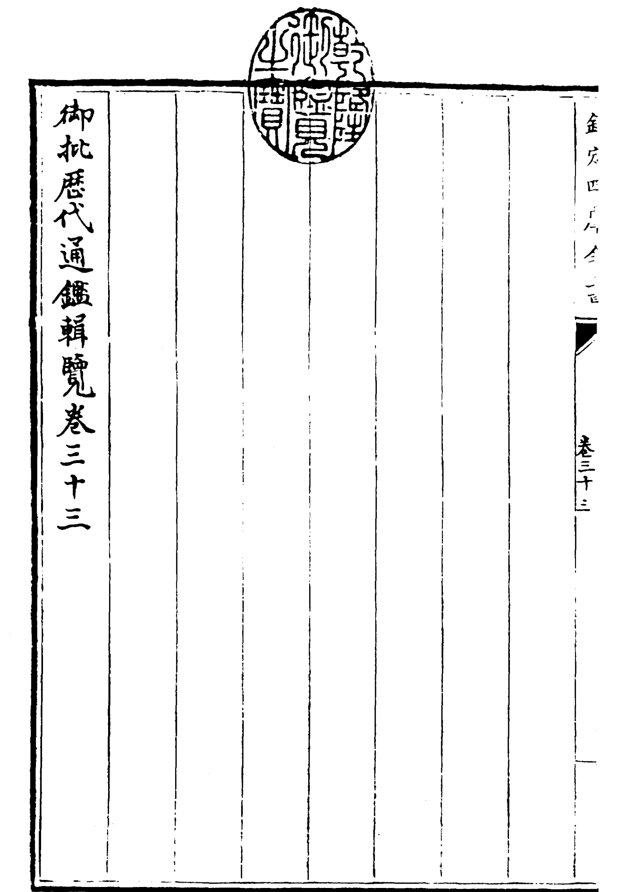
五月秦陷盱眙進圍三阿今日北阿鎮在揚州府高郵州西北謝元連戰敗走之

先是秦陷彭城淮陰謝元救彭城軍泗口欲遣間使報太守戴逯部將田泓請沒水

潛往元遣之為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汎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執勉之秦人殺之遂陷彭城至是秦將俱難彭超拔盱眙遂圍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謝元自廣陵救三阿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元進攻之又敗退屯淮陰元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難超退屯淮北元謙等共追之戰于君川胡三省注盱眙縣北有君山此蓋君山之川也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元還廣陵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大怒徵超下廷尉自殺

雖削爵為民

秦大饑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三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中書臣閔思毅

謄録監生臣周升士